



2025 我们的故事

当一年的日历翻至末页,我们总需片刻驻足,既为俯拾散落于时光深处的记忆碎片,也为整理这一年来蜿蜒曲折的心路轨迹。散落在三百多个晨昏里的寻常光景,如同静静躺在河床上的石子,拾起时还能触到流水的温度与光线的印痕——那是属于每个人的微小而确切的悲欢。我们记录,或许正是为了在时间的流逝中,打捞一些“不曾虚度”的凭证。我们写下自己的故事,最终读到的是人世间共通的温度与回响。

时间的飞鸿

□李 晓

每当岁末的风掀动我的衣襟,时间,又把我抛离在以年为单位的旷野之外。时间这把利刃,在人生的这个季节愈发锋利,它无声地划过我的心壁,让我打量一年之中从心空飘过的飞鸿。

2025年春天,余哥在他山中的归去来馆里对我说,他想给父母写一本小书。我惊讶于他的这个想法。余哥是一家企业的创办者,时间在他心里,大多是以合同签订、产品出厂、资金流动来呈现的。

山上,是黑压压的古松柏,一个人从树林里走过,身上都浸润着松柏的气息。余哥告诉我写这本小书的初衷,是想通过这本小书的沉浸式写作,在心里捋一捋与父母相处的依稀往事,以白纸黑字的形态传承给后世。余哥16岁那年走出大山,到县城闯荡,如今他打拼出来的事业版图,却不足以让他感到内心踏实。他说,自己心里总有一个窟窿,那就是对父母的亏欠。写这本小书,就是想一点一点来填补这个窟窿。

我凝视着余哥那些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,一个一个带着他体温的字,都是他的漫漫心流。余哥用时间发酵出来的文字,完成着他对自己内心的救赎。其实,他对如今身体康健的父母已做得够好了,他要救赎的,是当年自己年少轻狂无知时对父母的深深亏欠。

我对余哥说,不要对自己过分自责,因为人与历史一样,都有自己的局限性。我们要完成的,是最大限度地走出局限,明白人生很难圆满的道理。

这一年的夏天,记者老侯完成了他的一本书。26年前,老侯故乡的山民在悬崖边用双手挖出了一条挑战生命极限的公路,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打开通往外面世界的路。没有路,生命与生活就陷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里。老侯的生命,由此也打上了厚厚的时间印记。他跟踪采访长达26年,由此完成了自己的这本生命大书。于时间的流淌中,也化为一块在他内心中闪闪发亮的琥珀。26年,那个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成为中国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地标,关于它的报道、书籍、剧本、电影层出不穷,而作为第一个采访

这个村子的记者,老侯始终不急不躁。老侯说,他的这本书,其实也是完成了一次救赎。我问,救赎什么?老侯说,自己的心。因为在一个村庄的故事里,在大地上的万物生长中,那一缕光真正地照进了他的内心,让此后的人生从容不迫、徐徐而至。

说到救赎,这一年的冬天,老侯去看了一场与救赎有关的电影,电影的名字叫《日掛中天》。电影叙述的是一对曾经深爱彼此的恋人因一场意外而分道扬镳,7年后,他们在命运的安排下意外重逢,这次相遇不仅唤醒了他们深藏心底的情感,也揭开了两人极力掩藏的过往秘密。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,再度开启一场极致的爱恨拉扯。老侯对这个电影结局感到不解。我找到一篇友人写的影评发给他:美云一直奔走、忙碌、紧张、疲惫,她为罪责劳心,为恋人劳神,为生存劳身,她执着于寻求救赎的方式,好让自己走出罪愆的惩罚,但“累”到极限时,她以此举卸下自己烈日灼心般的沉重。

2025年的岁末,一位我敬重的编辑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,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都是伴随文字度过,由此写就了他的版面人生。生日那天,与他日常的普通一天似乎也没啥不同,照旧发版面图,照旧在邮箱里挑选那些适合版面的文字,编发在一张有着40年历史的新闻纸的“绿荫”之中。多少感怀交集,多少岁月流逝,一份报纸的按时打开,成为时间简史的一部分,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。一张报纸的副刊里,有绵绵不断春蚕吐丝般的写稿人,有一直抚摸着这张报纸一个字一个字慢慢阅读的老读者。打开一张报纸的版面,扑面而来的是一座城市的脉动,可以强烈而真实地感受触摸,也可以融入烟火人生的温暖叙事。作为这世上一个独立个体,我们有时或许会感到孤独,很多东西无处诉说,更需要相互取暖,需要文学的抚慰,它是遥远的星光,也是近处的烛火。

2025年,时间的飞鸿,它飞过万水千山,也飞过属于我的晨光暮色,然后在天幕上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,那也是一个挥别的手势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我的个人年度汉字

□瞿杨生

上周末在家整理抽屉,翻出一只装有各种车票、门票和收据的旧铁盒,压在下面的是一个笔记本,打开,旧日的字迹显露出来,恰好是去年今日写的新年计划,第一条赫然是:“读十本经典,每周健身三次。”

我哑然失笑,十本书只读了前言,健身卡早已不知去向。可奇怪的是,心里并无多少愧疚,反倒像触到了一块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石头。一个清晰的字从这团温润里浮了出来:钝。

是的,不是锋利、敏锐或进取,而是“钝”。我曾反感这个字,觉得它意味着落后与麻木。过去这一年,我却好似一块铁,在生活的砂纸上反复打磨,终于卸下了所有尖刺与寒光,只剩下这层温吞吞、厚墩墩的质地。有时感觉自己恍若河床里的一块石头,被水流日夜冲刷,棱角渐失,却变得异常坚实、稳定。

这“钝”感的开端,竟是一部旧手机。年初,跟随我五年的手机彻底罢工,新机到手,功能眼花缭乱,我却只学会了最基本的操作,那些短视频应用、购物捷径,一个也没安装。朋友笑我是“数字时代的慢行者”。起初确实深感不便,外卖要慢慢挑,新闻要仔细阅读。可渐渐地,世界仿佛被调低了音量。通勤路上,我不再被算法推送的信息流冲刷,目光得以跟随一棵梧桐树,看完它从秃枝到繁盛的全过程。那些曾让我焦虑的热点与潮流,因为接收的“钝”,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。我像是给自己筑了一道透明的

□麦 莹

我趴在女儿床边的地板上,用扫帚往床下够。好家伙!这里可真是百宝箱,先是几本读物,接着是一些试卷,最后是一把戒尺……我心底暗哼一声,仿佛眼前是那表面畏畏缩缩的女儿。这一年,为了读书、写作业,我可没少跟她“斗智斗勇”。

那些读物,都没有读完,就莫名地失踪了;试卷要么没写,要么没考好;戒尺上,《劝学》的“勤学早”被涂掉了“早”字。她天真地以为,藏起它们,就从身后捂住了我的眼。但我知道。就像放暑假那天晚上,她没有得奖状,把脸藏进枕头,哭得像被雨水打湿的小猫。

藏,是一种成长。我也藏过,如今,我已“藏”得父母找不见我。

厨房的杂物架上,塑料袋足足有“祖孙三代”。红色的,是父母送来的。为了给我送菜,他们专门买了一大摞塑料袋。我一袋一袋拿出来,打开——有干菜,也有青菜变成的干菜,几颗土豆已生出了一窝小土豆蛋蛋……这些菜整整齐齐,像母亲一样,即使干枯了,也干净体面。

一块腊肉让我停下脚步。它咸得发亮,像结冰的晚霞。我知道,为了腌肉,母亲凌晨4点就起床,用粗盐搓五遍,在院里晾七天。北风吹皱肉皮,也吹裂她粗糙的手。腊肉不说话,却比任何语言都深邃。

时光如梭,总有人在缝缝补补。母亲如此,妻子也如此。

洗漱池里,水下得很慢,溢水孔被堵住

慢滤网。

原以为这“钝”只是面向喧嚣世界的一层滤网,没想到,它也在人情往来里悄然生了根。年中,一位往日走动甚密的朋友,因一次无关紧要的误会渐渐疏远。放在从前,我定会辗转难安,这次却只是“钝钝”地接受了,没有追问与内心排演。我依然记得她的好,只是不再强求关系的纹路必须清晰如初,恰似一块木头接受另一块木头的离开,缝隙里长出安静的苔藓。这或许是一种失去,但“钝感”保护我免于细碎的磨损。

最深处的“钝”,是与自身情绪的和解。秋天,一个重要的项目竞标失败,团队数月心血付诸东流。若在以往,这种挫败感会如同一块硬石,硌在心里很久。这次,我只是在当晚独自吃了一碗很烫的面。面条的热气熏着眼睛,沮丧依然真实,但它不再尖利,沉淀为一种可以承受的沉沉的重量。我接纳了这份“钝重”,望着眼前氤氲的热气,竟觉得那份沉重里也透出些许扎实的暖意。

合上旧笔记本,我把它和那叠车票、门票一起,轻轻放回抽屉深处。它们共同封存了一份“钝感”记忆。撕下新日历的塑封,我提笔,在第一页的空白处,没有写下任何计划,只画了一个小小的圆润的鹅卵石。这便是我理解的“钝”,不再渴求划破什么,惟愿在时间的河流里,被冲刷得如此坚实、温润。

阳光缓缓漫过窗台,不刺眼,只是暖和地、妥帖地铺陈在手背上,温温的。我想,新的一年,或许不必急于再次变得锋利。能带着这点温暖的钝感,慢慢地、扎实地生活,这本身就是一种前行。

了——是妻子的头发,漆黑、柔韧,像一团被遗忘的旧时光。这两年,她的头发掉得厉害。梳头时,她常问我:“头发掉光了怎么办?”我打趣道:“别担心,掉光了就不用担心了。”她怔了怔,苦笑道:“也是,那时我们都老了。”

我把那些头发冲洗干净,收起来。梳子上、枕头上、衣服上,她凋落的头发,我都收集起来。它们是日子从她发梢滑落的痕迹。

这一年,也是三年,我活成了三个我。

一个我,跟在女儿身后,陪着她认字、读童话、画美人鱼……她第一次做孩子,我第一次做父亲。我们都在努力,成为彼此的光。

一个我,站在父母的背影里。他们的饭量小了、力气小了,但仍忙个不停,种菜、养殖、腌菜,给我和姐姐送菜。那天,我帮着劈柴,他们一根根码放,粗的放在下边,细的放在上边。我忽然明白,人这一生,扛得住的,从来不是最重的那些柴,而是怎么把最轻的柴也放得稳当。他们也是第一次走向暮年,虽然有些不适应,但还是在给我树立标杆。

一个我,陪在妻子身边。她掌勺,我切菜,不着一语,油盐酱醋尽入味。她不再提“你啥时能升职加薪”,我也不再问“你的发际线怎么又高了”。我们之间,话越来越少,更多的是萦绕的烟火气。

岁末,我扫去满屋的尘埃,也捡起一年的点滴。它们缄默不语,但比任何声音都悦耳。它们不咸不淡,却比任何诗句都有韵味。

天色越来越暗。妻子打开灯,女儿蹦蹦跳跳着跑来,刹那间,所有的光都照向我——女儿的歌声,父母的咸肉味,妻子的粥香……